



道教全真派 宫观、造像与祖师

景安宁 著

中华书局



道教全真派
宫观、造像与祖师

景安宁 著

中华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道教全真派宫观、造像与祖师 / 景安宁著. —北京:
中华书局, 2012.7

ISBN 978 - 7 - 101 - 08688 - 1

I. 道… II. 景… III. 全真道 - 研究 IV. B956.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数据核字(2012)第 090051 号

书 名 道教全真派宫观、造像与祖师

著 者 景安宁

责任编辑 朱立峰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天来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2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

2012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 /640×960 毫米 1/16

印张 22½ 插页 2 字数 310 千字

印 数 1-3000 册

国际书号 ISBN 978 - 7 - 101 - 08688 - 1

定 价 56.00 元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全真祖师	7
第一节 王重阳与全真教的诞生	9
第二节 全真第二代大师的传教	31
第二章 全真祖师谱系	47
第一节 早期的全真祖师谱系	47
第二节 宋德方的全真列祖道统论	53
1、宋德方生平	55
2、宋德方的《全真列祖赋》	68
3、宋德方门人与全真列祖说的传播	79
第三节 全真掌教与全真列祖论	85
第三章 全真宫观	110
第一节 全真教建观造像的理论	111
第二节 宋德方法派宫观名录	117
第三节 《披云真人门下法派名氏之图》所列宫观举要	125
1、上都路云州金阁仙山敕赐崇真观	125
2、大都路清都观	131
3、大都路明远庵	132
4、安邑县乐全观	133
5、安邑县玉京观	136
6、绛州玄都万寿宫	137
7、济源洞云观	140

8、孟州紫微宫	141
9、孟州清虚宫	160
10、济源龙祥宫	163
11、陕州太初观	165
12、平凉府崆峒问道宫	168
13、鄂县秦渡志道观	171
第四节 《披云真人门下法派名氏之图》未录道观举例	172
1、平阳路解州闻喜县美良川河底村东华观	173
2、河中府河东县玉泉观	174
3、河南怀庆路河内县覃怀修真观	175
4、益都路密州诸城县上清观	176
5、般阳府路莱州掖县通仙观	177
第五节 其它全真宫观举例	178
1、终南重阳万寿宫	178
2、大都长春宫、白云观	185
3、亳州太清宫	192
4、终南山宗圣宫	198
5、开封大朝元宫	202
6、文登昆嵛山东华宫	206
7、秦州玉泉观	211
第六节 全真教宫观造像百例(表格)	215
第四章 全真石窟	235
第一节 龙山石窟	236
1、龙山早期石窟	248
(1)第4窟 三天大法师龕	248
(2)第5窟 玄真龕	250
2、龙山全真石窟	251
(1)第1窟 虚皇龕	253
(2)第2窟 三清龕	259
(3)第3窟 卧如龕	266

(4)第7窟 七真龛	268
(5)第6窟 辩道龛	271
3、龙山全真石窟的特点	272
第二节 神山(寒同山)石窟	273
第三节 金阁山崇真观长春洞	280
第四节 昆崙山紫府洞(东华洞)	282
第五节 华山朝元洞	284
第五章 永乐宫研究	286
第一节 三大殿修建年代	288
第二节 重阳殿王重阳画传的作者与壁画的年代	298
第三节 永乐宫总体设计的象征意义	306
1、建筑总体布局	306
2、三清殿壁画	315
结 语	345

图 目

(以下各图除注明出处者外,均由笔者摄制或由申云艳协助制作)

第一章

- 1-1 《重阳祖师之图》王重阳像,元初,陕西户县祖庵镇重阳宫碑林 8
- 1-1.1 《重阳祖师之图》王重阳像细节
- 1-2 《重阳祖师之图》碑阴七真像,元初,陕西户县祖庵镇重阳宫碑林 9

第二章

- 2-1 宋德方像,山西太原龙山石窟第6窟(1239)。1920年照片,
采自常盘大定《中国文化史迹》第1册,I-116
- 2-2 蒲州府志永乐宫图

第三章

- 3-1 玄门掌教大宗师存神应化洞明真人祁公道行之碑
- 3-2 乾隆《赤城县志》(1748)灵真观(崇真观)图

3-3	乾隆《济源县志》(1761)之《王屋山图》	142
3-4	阳台宫三清殿(大罗三境殿),明代	145
3-5	阳台宫玉皇阁(从东南角拍摄)	146
3-6	《天坛总仙宫平面示意图》。采自《王屋山志》	152
3-7	紫微宫三清殿。1936年照片,采自《刘敦桢文集》	
	第3册第44页图42	158
3-7.1	紫微宫三清殿内景。1936年照片,采自《刘敦桢文集》	
	第3册第44页图43	158
3-8	紫微宫平面图。采自《王屋山志》第113页	159
3-9	紫微宫门楼	160
3-10	清虚宫三清殿,清代	162
3-11	清虚宫三清殿悬山式殿顶,清代	163
3-12	《甘肃通志·崆峒山图》	169
3-13	《重阳万寿宫之图》立体线描图。采自刘兆鹤、王西平	
	《重阳宫道教碑石》第40页	183
3-14	白云观丘祖殿	185
3-15	白云观藏老君坐像,唐代	191
第四章		
4-1	龙山石窟全景	237
4-2	龙山石窟各窟编号和位置,据张明远《太原龙山道教石窟艺术研究》	
	第3页	244
4-3	龙山石窟道像头部,瑞典国家博物馆藏(Sirén, <i>Chinese and Japanese Sculptures and Paintings in the National Museum, Stockholm</i> , pl. 32a)	246
4-4	龙山石窟道像头部,瑞典国家博物馆藏(Sirén, <i>Chinese and Japanese Sculptures and Paintings in the National Museum, Stockholm</i> , pl. 32b)	246
4-5	龙山石窟道像头部,瑞典国家博物馆藏(Sirén, <i>Chinese and Japanese Sculptures and Paintings in the National Museum, Stockholm</i> , pl. 33)	246
4-6	龙山第4窟北壁,主尊约高88公分	248

4-7	龙山第4窟东壁及北壁东头	249
4-8	龙山第4窟西壁	249
4-9	龙山第5窟北壁	250
4-10	龙山第1、2、3号窟,自上而下排列	252
4-11	龙山第1窟北壁神龛内主像现状	253
4-11.1	龙山第1窟北壁神龛内主像原状。采自常盘大定 《中国文化史迹》第1册,I-109,(2)(下)	253
4-12	龙山第1窟东壁现状。采自张明远《太原龙山道教石窟艺术研究》 彩图第3页	254
4-12.1	龙山第1窟东壁原状。采自常盘大定《中国文化史迹》 第1册,I-110,(1)(上)。原照片中缺前二位	254
4-13	龙山第1窟西壁现状。采自张明远《太原龙山道教石窟艺术研究》 彩图第3页	254
4-13.1	龙山第1窟西壁原状。采自常盘大定《中国文化史迹》第1册, I-110,(2)(下)。原照片中只有七位	254
4-14	龙山第2窟北壁三清像现状	260
4-14.1	龙山第2窟北壁三清像原状。采自常盘大定《中国文化史迹》 第1册,I-112	260
4-15	龙山第2窟东壁现状	260
4-15.1	龙山第2窟东壁原状。采自常盘大定《中国文化史迹》第1册, I-113,(2)(下)	260
4-16	龙山第2窟西壁现状	261
4-16.1	龙山第2窟西壁原状。采自常盘大定《中国文化史迹》第1册, I-113,(1)(上),1924年照片	261
4-17	龙山第2窟东壁第二位男坐像(天皇大帝)	262
4-18	龙山第2窟东壁女坐像(后土)	262
4-19	龙山第2窟西壁第三位坐像(金母,西王母)	262
4-20	重庆大足南山三清古洞神龛	263
4-21	龙山第3窟内部	266
4-22	龙山第7窟主室西壁现状	268
4-22.1	龙山第7窟主室西壁原状。采自常盘大定《中国文化史迹》	

第 1 册, I-118, 1920 年照片	268
4-23 龙山第 7 窟主室北壁现状	269
4-23.1 龙山第 7 窟主室北壁原状。采自常盘大定《中国文化史迹》 第 1 册, I-118, (2)(下), 1920 年照片	269
4-24 龙山第 7 窟主室南壁现状	269
4-24.1 龙山第 7 窟主室南壁原状。采自常盘大定《中国文化史迹》 第 1 册, I-118, (1)(上), 1920 年照片	269
4-25 龙山第 7 窟主室北壁侍者	269
4-26 龙山第 6 窟南壁侍者	271
4-27 金阁山长春洞	282

第五章

5-1 位于永乐镇原址的永乐宫。采自《永乐宫壁画选集》第 1 页, 从宫后西北角拍摄, 宫前方为黄河	286
5-2 永乐宫无极门	287
5-3 永乐宫三大殿: 三清殿、纯阳殿、重阳殿。范金鳌先生照片	287
5-4 永乐宫三清殿	287
5-5 永乐宫纯阳殿	287
5-6 永乐宫重阳殿	287
5-7 永乐宫重阳殿平面图及壁画分布。平面图采自杜仙洲 《永乐宫的建筑》, 《文物》1963 年第 8 期	299
5-8 永乐宫原址平面图。采自杜仙洲《永乐宫的建筑》, 《文物》 1963 年第 8 期	307
5-9 重阳殿旁边砖石基础	308
5-10 永乐宫无极门平面图。采自杜仙洲《永乐宫的建筑》, 《文物》 1963 年第 8 期	310
5-11 永乐宫无极门东南转角铺作	311
5-12 永乐宫无极门后檐中心间踏道	312
5-13 永乐宫无极门梁架仰视图	313
5-14 永乐宫无极门梁架。采自杜仙洲《永乐宫的建筑》, 《文物》 1963 年第 8 期	313
5-15 永乐宫中轴线平面剖面图	314

- 5-16 永乐宫三清殿平面图。采自杜仙洲《永乐宫的建筑》,《文物》
1963年第8期 315
- 5-17 永乐宫三清殿北壁西部壁画线描图 322
- 5-18 永乐宫三清殿北壁东部壁画线描图 323
- 5-19 永乐宫三清殿西壁壁画线描图 324
- 5-20 永乐宫三清殿东壁壁画线描图 325
- 5-21 永乐宫三清殿神坛西壁外墙面壁画线描图 326
- 5-21.1 永乐宫三清殿神坛西壁外墙面壁画。采自
《中国殿堂壁画全集·3 元代道观》图 20 326
- 5-22 永乐宫三清殿神坛东壁外墙面壁画线描图 327
- 5-22.1 永乐宫三清殿神坛东壁外墙面壁画。采自
《中国殿堂壁画全集·3 元代道观》图 18 327
- 5-23 永乐宫三清殿北壁壁画和建筑合成图。建筑图采自杜仙洲,
《永乐宫的建筑》,《文物》1963年第8期 328
- 5-24 永乐宫三清殿西壁壁画和建筑合成图。建筑图采自杜仙洲
《永乐宫的建筑》,《文物》1963年第8期 328
- 5-25 永乐宫三清殿东壁壁画和建筑合成图。建筑图采自杜仙洲
《永乐宫的建筑》,《文物》1963年第8期 329
- 5-26 四川仁寿县牛角寨唐代三清龕,天宝八年(749)造。采自
《中国美术全集·雕塑编 12 四川石窟雕塑》图 97 335

前 言

道教在金代(1115-1234)末年和蒙元时期(1206-1368)达到鼎盛。这主要是由于当时的形势把道教推到了历史的前台,扮演了前所未有的救世主角色。十三世纪初由于成吉思汗铁骑突然崛起于蒙古草原,锐不可当,兵锋所指,欧亚大陆各处常常围郭屠城,邦国殄灭。在这个人类构建的世界文明被战火摧塌过半的年代,道教全真派大师丘处机(1148-1227)以“欲罢干戈致太平”(丘诗句)为己任,以七十余岁的高龄,不顾己身安危,率十八弟子从东海之滨西行万里,经十余国,深入虎穴,到中亚雪山觐见成吉思汗,劝其止杀好生,敬天爱民,赢得大汗的尊重,获得蒙古优待道教的政策。这是光明淬入黑暗,文明开始软化刀剑,人性启迪野蛮。论者常说丘处机是拯救中华文明的一大功臣。不仅如此,他也有功于当时被战争吞噬的一些其它文明。

丘处机在化胡归途中教诫弟子广建道观以救济度化流离失所的民众:“今大兵之后人民涂炭,居无室、行无食者皆是也,立观度人,时不可失,此修行之先务,人人当铭诸心。”^①全真派应和民众安身立命的需求,以立观度人为修行的第一要务,救亡图存,迅猛发展,各地所建全真宫、观、庵、庙等多如繁星,其数量不可尽计,有学者估计多达四

^① 商挺,《大都清逸观碑》,李道谦编,《甘水仙源录》卷10,第16页,《道藏》,第19册,第809页。

千个左右。^①这个数字似乎仍然保守；仅是属于丘处机十八西行弟子之一宋德方派系的宫观庵总数可能就达到五百个以上，散布在燕京、山东、河北、河南、山西、陕西、甘肃、四川等地区。许多宫观有多种社会功能，不但是道士寻真修道的幽居，也常是儒士的栖身之地，民众的避难之处，饥民的食堂，病人的医院，地方官员的消灾之所，皇室贵族的祈福道场，道教经典的编辑印行局，神仙道化剧的演出场，传统文化的学习、保存、交流和传布中心。正因为全真宫观的社会历史、文化、宗教和艺术意义不可低估，本书以全真宫观作为研究的主要对象。

蒙元以后朝代数易，社会巨变，以原来的面貌幸存至今的蒙元时期宫观，唯有原河中府河东县永乐镇纯阳万寿宫（今山西芮城永乐宫）和冀宁路昊天观（今山西太原龙山石窟）。其它的全真宫观绝大多数早已泯没，个别现存者如附属于大都（今北京）长春宫的白云观，几经兴废，已不是初创时的面貌。龙山石窟和永乐宫提供了全真宫观的宝贵原始实例，前者是全真宫观石窟形制的典范，后者是全真宫观土木结构建筑的典型，值得特别重视。那些早已湮灭的全真宫观，仍有许多依赖文字的力量永久性地保留在历史的记忆中。宫观碑刻等文字资料提供了许多全真宫观的信息，如其历史环境、社区背景、施主情况、道士身世、形制布局、主要像设、经济来源、社会功能等，等待学者去发掘和研究。

目前学者们对全真宫观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果。如小柳司气太（1931）和吉冈义丰用实地调查的方法记录了白云观的历史和现状。^②郑素春的《元代全真教》（巴黎高等社会科学院研究院博士论文，1995）探讨了元代的全真掌教、著名道士和宫观。^③程越的《金元全真

^① Vincent Goossaert, "The Invention of an Order: Collective Identity in Thirteenth-Century Quanzhen Taoism," *Journal of Chinese Religions* 29 (2001), p. 117.

^② 小柳司气太，《白雲觀調查報告》，《東方學報》第三號（1931），第357-388頁；小柳司气太，《白雲觀志》（東京：開明堂，1934）；吉岡義豐，《道教の研究》（京都：法藏館，1952），第四章。

^③ Cheng Su-chun, *L' école taoïste Quanzhen sous la dynastie des Yuan, 1260-1368* (Paris: Thèse de Doctorat de L'École des Hautes Etudes en Sciences Sociales, 1995).

教宫观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论文,1996)考察了全真宫观的组织系统,李洪权《全真教与金元北方社会》(辽宁大学博士论文,2008)的内容包括全真教的宫观经济,胡锐的《道教宫观文化概论》(2008)一书有“全真道的十方丛林”一节,^①张广保的《金元时期全真祖庭研究》(2009)一文讨论了以陕西终南大重阳万寿宫为主的几个最重要的全真道宫。^②这些著述主要使用的资料是全真碑刻和其它有关全真的文献史料。

也有学者对龙山石窟进行了研究,如常盘大定于1938年发表的一些照片,保存了许多石窟遭受严重破坏之前的图像记录。^③史岩(1980)辨明了石窟各窟的年代,^④李养正(1994)澄清了一些造像内容,^⑤张明远的专著(2002)对石窟进行了综合研究,^⑥笔者(2008)也曾尝试结合开窟者的著作重新解释了全真石窟的内容。^⑦

永乐宫自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被重新发现以来,一直受到学术界的极大关注。宿白根据宫内的碑刻、题字和其它全真史料发表了永乐宫创建史和一些碑文的选段(1962,1963),^⑧王逊研究了三清殿的壁画图像(1963),^⑨康豹使用永乐宫的碑刻史料和纯阳殿的吕洞宾画传研究吕洞宾的神仙崇拜(1999),^⑩笔者也曾著文对壁画的内容和建

① 胡锐,《道教宫观文化概论》(成都:巴蜀书社,2008)。

② 张广保,《金元时期全真祖庭研究》,陈鼓应主编,《道家文化研究》第23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第52-134页。

③ 常盘大定,関野貞,《中国文化史蹟》(京都:法藏馆,1975年重印),第1卷。

④ 史岩,《龙山石窟考察报告》,《新美术》1980年第2期,第33-42页。

⑤ 李养正,《太原龙山全真道石窟初探》,陈鼓应主编,《道家文化研究》第5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第439-455页。

⑥ 张明远,《太原龙山道教石窟艺术研究》(太原: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02)。

⑦ Anning Jing, “The Longshan Daoist Caves”, *Artibus Asiae* 68.1 (2008), pp. 7-56.

⑧ 宿白,《永乐宫创建史料编年》,《文物》1962年第4、5期,第80-87页;《永乐宫调查日记》,《文物》1963年第8期,第54-64页。

⑨ 王逊,《永乐宫三清殿壁画题材试探》,《文物》1963年第8期,第19-37页。

⑩ Paul R. Katz, *Images of the Immortal: The Cult of Lü Dongbin at the Palace of Eternal Joy*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1999).

筑的象征意义等方面进行探索(1994,1995,2000,2003)。^①

虽然全真宫观的研究取得了很多优秀的成果,但仍有一些不足之处。首先,取材于文献的全真宫观研究没有利用现存两个宫观的实物。历史记忆中的宫观和现存宫观之间的关系,犹如银河系与其中个别亮星之间的关系,互相衬托,两者不可缺一,缺少一方便难以了解另一方和全体。如果忽视实物,全真宫观和全真教的许多问题都无法解决。例如全真文献中没有记载全真宫观的功能之一是用作神仙道化剧的剧场,但是永乐宫无极门的建筑设计和纯阳殿的壁画充分证明了这一事实。其次,目前对现存两个宫观的研究都是孤立的个案研究,没有放到全真宫观的全局中去观察,有见木不见林之感;甚至两个个案之间的关系都没有考察。如果把视野局限于单个实例,不利于理解它本身,也不易发现它在全真宫观中的特点和价值所在。第三,全真教从第三代大师起十分重视不同派系之间的门户,而目前的研究还没有深入到对不同派系所属宫观的研究,只论“全真”宫观,而不论全真之内不同派系的宫观。其主要原因之一是日前对全真教内以第三代大师为首形成的不同宗派的研究尚未展开,所以谈不上讨论全真教内一个宗派的宫观。关于这点,张广保也指出,对于全真教史迄今为止尚未涉及的问题之一是“蒙元时期全真宫观系统与教团宗派间的关系”(2009)。^②

全真教是王重阳(王嘉,1113-1170)晚年创立的新宗教,强调道、佛、儒三教合一。第二代最后一位大师丘处机西行后获得官方的优待,开始迅速发展,到第三代大师主教时,已经成为北方道教大宗,势力远远超过其它道教新教派如太一教、大道教。这时佛教的力量刚刚复苏,不再甘心屈居于道教之下,开始与道教分庭抗礼,甚至等待时机

^① Anning Jing, "The Yongle Palace: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Daoist Pantheon during the Yuan Dynasty," Ph D. diss., Princeton University, 1994; "The Symbolic Meaning of the Architecture of the Yongle Palac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hinese Architecture, Hong Kong University, June, 1995; "Portraits of Daoist Masters,"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Daoism, Harvard University and Boston University, July 6, 2003; 景安宁,《吕洞宾与永乐宫纯阳殿壁画》,傅飞岚、林富士主编,《遗迹崇拜与圣者崇拜》(台北:允晨出版社,2000),第135-162页。

^② 张广保,《全真教研究述评》,《中国史研究动态》2009年第4期,第2-10页。

与道教一决雄雌。全真教也不再强调三教合一,而是开始强调自己是道教正宗,传统道教的正统法嗣。在第三代大师之中,宋德方(1183-1247)是全真正宗道统论的集大成者。

在几千个全真宫观中以原貌仅存的龙山石窟和永乐宫,均属于宋德方派系的宫观。这并非偶然。在丘处机十八大弟子中,执行丘处机“立观度人”训诫最为尽力、业绩最为显著者,就是宋德方。他跟随丘处机西行返回燕京后,任长春宫提点,议全真教门事,即进入丘处机之后全真教最上层由少数几个人组成的决策圈。但是他并不倾心于都市大官的生活和权力中心,而是前往山西、河南、陕西等地传播全真教。他的各种传教活动,一言以蔽之,就是树立全真教在道教中的正统或正宗地位。

宗教常常依靠经典、圣殿、圣像树立权威。宋德方正是从经典和宫观造像入手创立全真教的道教正统地位。他在兵刃劫火之余极为困难的时期发起抢救道教经典,主持编成七千八百余卷的道书总集《玄都宝藏》,仅此一项伟业已足以使他成为中国文化史上功垂千古的巨擘。他编道藏的目的,如钱穆先生所言,是“自接以往道家之统绪”,^①即通过编修道藏,接管传统道教的经典,并续入全真教著作,从道教经典这个角度宣示全真的正宗地位。宋德方在各地建宫造像,同样是树立全真祖师的道教正宗形象。在理论上,他发展了全真教列祖谱系,把它融入传统道教三清六御的主尊、主神体系,使全真祖师一举成为道教神系中的正统嫡系宗主,从而宣示全真教的道教正宗地位。他的全真列祖正宗道统论成为全真宫观建设和造像设置的主导思想。为了树立能够防范兵火之害的永久性宫观造像典范,他特地在北方精心选择了几个偏僻的山区,开凿了北方道教极为罕见的石窟形制的道教宫观,龙山石窟就是其中之一。由于宋德方派系的宫观远比其它派系的宫观多,又有实例存世,所以本书把焦点集中在宋德方门下宫观。

本书以宋德方派系的宫观系统为中心,研究全真宫观的一些问

^① 《金元统治下之新道教》,钱穆,《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78年),第209页。

题,除了关注宫观的社会作用、历史、经济、宗教仪式等外,特别注重其形制和造像设置。“宫观形制”这里指宫观的形状、造型、总体结构,主要建筑的等级、数目、关系和位置安排等。“造像设置”这里指宫观内所供奉的主像,以及造像的整体安放布局(iconographical plan)。全真派宫观、造像的最大特点,在于特别强调祖师的地位,把祖师续接在传统道教主神之后,以此展示全真祖师是道教正传的继承者和全真教在道教内的正统地位。本书的重点即是探讨全真宫观、造像与全真祖师的这一密切关系。本书试图将现存的宫观和文献记录的宫观结合起来研究,把它们放到特定历史、宗派的环境中观察,把宋德方派系的宫观与其它全真宫观比较,力图找出全真宫观在形制和造像设置方面的主要特点。本书由五章组成:第一章介绍王重阳和全真教的兴起;第二章讨论全真列祖谱系的形成;第三章考察宋德方派系的宫观及其它一些全真宫观;第四章探讨全真教石窟;第五章分析永乐宫建筑、雕塑和壁画所体现的全真列祖思想。贯穿这五章的主要论点是:全真祖师的“金莲正宗”地位是全真教宣教和宫观造像的最经典主题。

第一章 全真祖师

道教全真派兴起于金代(1115-1234)统治的北方,其创始人王重阳(王嘉,王喆,1113-1170)在大定七年(1167)从陕西终南前往山东沿海一带传教,组织了民间修道团体。王重阳去世后,他的七个主要门人,即所谓“七真”,继续传教,仅仅十几年便使全真教发展成为遍布北方的流行教团,甚至引起金代皇帝的重视。在十三世纪初蒙古铁骑征服欧亚大陆的战争中,七真之一丘处机(1148-1227)应邀前往中亚会见蒙古大汗成吉思汗(1206-1227 在位),赢得其尊重。全真教利用成吉思汗给予的一些特权给饱受战争蹂躏的民众提供庇护,大量立观度人,乘机迅猛发展,到 1254 年为止,全真教一直在北方宗教中占统治地位。全真教迅速增长的势力最终引起了成吉思汗之后蒙古统治者的疑虑。蒙哥(宪宗,1251-1260 在位)和忽必烈(世祖,1260-1294 在位)根据局势对全真教实行时拉时打的政策。他们避免政府直接出面镇压全真,而是利用佛徒不甘心居于道士之下的佛道矛盾,于 1255 年和 1258 年两次召集佛道举行辩论,在辩论中偏袒佛徒一方,击败全真道士,遏制了全真教的发展,削弱了其实力。忽必烈对全真的打击在 1280 年代达到高潮,标志是全真第三代大师宋德方(1183-1247)住持编修的道教经典总集《玄都宝藏》被禁毁。但是宋德方几个嗣教门人在全真教危难之际出任全真教掌教,忍辱负重,坚韧不拔,在忽必烈死后终于领导全真教走向中兴。

本章着重对王重阳(图 1-1, 1-1.1)和他的主要门人“七真”(图 1-2)——马丹阳(马钰,1123-1183)、谭处端(1123-1185)、刘处玄(1147-1203)、丘处机(1148-1227)、王处一(1142-1217)、郝大通